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眉廬叢話 第二卷

光緒初元，以曾惠敏言，選派部員傅雲龍、繆孫等出洋遊歷。丁丑歸國，雲龍、孫各著有日記，可資考鏡。孫階主事，遊歷俄國。甫抵俄境，謁某總督，已出見矣，忽返身入，遣侍者語翻譯曰：「此人戴白頂，官太小，我見之何為？曩吾在中國，見金將軍執水菸桶之侍者，亦皆戴白頂矣。」翻譯為辯明：「此人之白頂，係由考試得來，與金將軍之侍者之白頂，迥乎不同。」乃復出見。語次，猶屈以屈在下位，為孫惜。蓋當時交通未久，吾中華制度文為，外人猶未深知也。張文襄督鄂時，提倡學堂不遺餘力。某年，某學堂行畢業禮，省官僚、各學堂教員、學生畢集。某書院監督、粵人太史某特製長篇訟詞，道揚盛美，令畢業學生劉某朗誦之，環而肅聽者數百人，雖咳唾弗聞也。誦甫畢，忽有狂生某，應聲續曰：「嗚呼哀哉，尚饗。」聞者莫不駭笑，群集視於發聲之一隅。頃之，亟斂笑收視，肅立如初。某監督則艴然變色者久之。唯文襄夷然自若，若充耳不聞者，亦未嘗旁瞬也。

常熟翁叔平相國，少時由監生應鄉試。某年，同潘文勤典試陝西，內廉正副考官分住東西房，每日同在堂上閱卷。至第三日，叔平曰：「吾明日在房閱卷，不到堂上矣。」文勤問其故，叔平曰：「君閱卷，見不佳者，則曰：『此監生卷也。』棄之。吾亦監生也，豈監生而皆不佳者乎？」相與一笑而散。明日，仍同在堂上閱卷。不時許，文勤見不佳者，又如昨者之言矣。老輩真率，不斤斤於世故，風趣可想。

咸豐軍興，鮑忠壯超本胡文忠部曲，其鄉人李申甫，曾文正門人也，薦之於文正。未幾，由文忠給咨，率所部，詣文正大營。初進見，文正以兩營相屬。鮑少之，退而言於李曰：「曩胡帥之遇我也，推心置腹，視諸將佐有加。兵若干，餉若干，凡吾陳乞，不吾稍靳也。吾兵有功，則賞齎隨頒；有疾，則醫藥立至。吾乏衣甲，帥解衣衣我；我闕鞍馬，帥易騎騎我。以是感激，遂許吾帥以馳驅，而所向亦往往克捷。今吾觀曾帥，未若胡帥之待人以誠也。且兩營何能為役？君愛我，速為我辦咨文，願仍歸胡帥。」李溫語慰勸之，為言於文正。文正曰：「鮑某未有橫草之勞，何遽嫌兵少？姑先帶兩營，儻稍著成效，雖十倍之，吾何吝？」李再三言之，乃得加一營，覆於鮑，且語之曰：「吾帥待人，未遽不如胡公。公獨初至，未款洽耳。姑少安，觀其後。」鮑僅不言去，意殊未慊也。明日，文正招鮑飲，文正嗜肚膾，宴客則設肚膾，佐以家常雞鶩而已。席間，鮑首座，屢以兵少為言。文正輒曰：「今日但鬯飲，勿言兵，且食肚膾。」於是舉杯相屬，慇懃勸進，鮑竟不得復言。退而又謂李曰：「曩胡帥宴我，皆盛饌，列珍羞。寧為口腹之欲，禮意重也。吾非孟嗜食客，彈鋏歌無魚者，而顧以肚膾屢勸進，殆所謂大烹養賢者非歟？幸則晤對，又不令布胸臆。僕武夫，性卞亢爽，安能鬱鬱久居此。君愛我，速為我辦咨文，願仍歸胡帥。」李又慰勸之，至於舌敝唇焦，而去住之間，鮑猶徘徊歧路也。俄警報至，賊攻撲某城急，文正檄鮑赴援，竟全勝以歸。文正亟獎藉之，立加數營，禮貌優異。自是，始絕口不言去，而文正亦倚之如左右手矣。其後，文正克復金陵，論功行賞，鮑忠壯與彭剛直未得膺五等之榮。後人滋遺議焉，謂夫當日者，苟無剛直水師及忠壯游擊之師，則金陵之克復，或猶需以歲時也。

輓聯之作，有措詞極難得體者。曾文正挽其門生某婦云：「得見其夫為文學侍從之臣，雖死何恨；側聞人言於父母昆弟無間，其賢可知。」語莊而意賅，斯為合作。

道光壬寅，海氛不靖。弈山以靖逆將軍駐廣東，弈經以揚威將軍駐浙江，擁兵自衛，久而無功。二弈，兄弟也。時浙撫劉韻珂竭蹶籌防，畢殫心力，輿論翕然。浙人某制聯云：「逆不靖，威不揚，兩將軍難兄難弟；波未寧，海未定，一中丞憂國憂民。」

友人某君告餘：某年，謁某大府，同見者六人。有知縣饒某與焉，昔為大府幕僚，今選安徽池州府屬某縣者也。坐間，各問對數語。次及饒，問何日赴任，則鞠躬對曰：「卑職情願伺候大帥，不願到任，專候大帥分示，求大帥栽培，不作赴任之想，故尚未有期也。」頃之，六人者皆辭畢，已舉茶送客矣。饒忽作而言曰：「卑職尚有要話回大帥。」則又皆坐。饒乃繼續言曰：「卑職此次投供在京，見日本小田公使，渠佩仰大帥甚至。」大府輒曰：「渠佩仰我者何也？」饒於是歷舉興學、練兵、理財、外交各大政，洋洋灑灑，舌本瀾翻，其辭不能殫述。大府為之掀髯笑樂，歡愜而散。某君出而詫駭者久之，謂夫某大府，信非不學錄錄者，而顧可罔非其道若是，所謂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者非耶。好腴惡直，賢直不免，而況其下焉者耶。

唐人飲酒貴新不貴陳。白居易詩：「綠蟻新醅酒。」儲光義詩：「新豐主人新酒熟。」張籍詩：「下藥遠求新熟酒。」皆以新酒為言。杜甫詩：「尊酒家貧只舊醅。」且於酒非新醅，深致歉仄。李白詩：「吳姬壓酒勸客嘗。」白以飲中仙稱，而嘗吳姬新壓之酒，尤為酒不貴陳之確證。白又有句云：「白酒新熟山中歸。」

康熙朝，舉行鴻博特科，一時俊彩星馳，得人稱盛，乃《鄭寒村集》云：「時新任台省者，俱補牘薦，內多勢要子弟。聞有鴻儒一名，價值二十四兩，遂作《告求舉博學鴻儒》二詩云：

博學鴻儒本是名，寄聲詞客莫營營。
比週休得尤台省，門第還須怨父兄。
補牘因何也動心，紛紛求薦竟如林。
總然博得虛名色，袖裡應持廿四金。

按：鄭寒村，名梁，字禹涓，慈溪人，黃梨洲弟子，所著見黃集，為受業梨洲已後作，有《曉行》詩最佳，稱為「鄭曉行」。此二詩雖諷切時事，難免打油釘鉸之謔。

校勘之學，近儒列為專門，非博極群書，而性復沉靜能伏案者不辦。故遐稽載稽，以武人而多藏書者有之，以武人而能校書者未之聞焉。餘舊藏《百川書志》二十卷，明古涿高儒子醇撰。其自序作於嘉靖庚子，有云：「叨承祖蔭，致身武弁。」此武人多藏書者也。其武人能校書者，唯康熙朝武進士楊愷，儀徵人，以文學受特達之知，召入南書房，同蔣文恪、何妃瞻諸名輩校讎書史，時論榮之。愷後提督荊湖，許登濂作聯贈之云：「天祿校書名進士，岳陽持節老將軍。」

某學使喜割裂試題，某場試兩屠，以「牛未」、「馬皆」為題。一卷《牛未》題破云：「物有生於丑者，可以觀其所衝也。」一卷《馬皆》題破云：「午與戌合，純乎火局矣。」並用子平家言，新穎殊絕。某場，以「繫生焉」為題。一卷破云：「以繫考生，生真不測矣。」此場蓋試生員者，破題語涉機鋒，亦出題者有以自取矣。又咸豐朝，某學使以試題割裂褻職。其最觸忌諱者，嘗試某屬，以「賢聖之君六」為題。其他題雖割裂，罪猶不至褻職也。

南陽鉅部刻《雙梅景叢書》，首列異書三種，曰《素女經》，曰《玉房秘訣》，附《玉房指要》，曰《洞玄子》，皆絕艷奇麗之文。求之古人，非庾、鮑以次克辦，而至理所寓，尤玄之又玄，通乎天人性命之故，合大《易》微言、《黃庭》內景而一以貫之，其殆庶幾乎。刻成，以贈某尚書，尚書語人曰：「南陽之才信美，獨惜其不莊耳。」南陽之友聞之曰：「不莊者見之謂之不莊。」曩餘得見是書於十齋，求之南陽，至於再三，弗可得也。

曩閱各說部，見百文敏菊溪軼事三則。

其一云：總制江南時，閱兵江西，胡果泉中初與之宴，百嚴厲威肅，竟日無言。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懾。次日再宴演劇，有優伶荷官者舊在京師，色藝冠絕，為百所昵。是日承值，百見之色動，顧問：「汝非荷官耶，何以至是？年稍長矣，無怪老夫之鬢皤也。」荷官因跪進至膝，作捋其須狀，曰：「太師不老。」蓋依院本貂蟬語。百大喜，為之引滿三爵，曰：「爾可謂荷老尚餘擊兩蓋，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。」荷官叩謝，是日，四座盡歡。核閱營政，少所推劾。

其二云：有女伶來江寧，在莫愁湖亭演劇，聞者若狂，皆走相告。公飭縣令驅之出境，並占一絕示儆屬云：

宛轉歌喉一串珠，好風吹出莫愁湖。
誰教打槩匆匆去，煮鶴焚琴笑老夫。

其三云：乾隆五十八年，公陳臬浙江，李曉園河帥知杭州府，兩公皆漢軍，甚相得也。忽以事齟齬，李大愠，至一月不覿見，告病文書已具矣。時屆伏暑，公遣以扇，並書一詩，有句云：「我非夏日何須畏，君似清風不肯來。」李見詩釋然，遂相得如初。聞嘗綜而論之，其第二事，若與第一事相反，其實無足異也。一則春明夢華，偶然之根觸；一則憲司風紀，當然之維持。而且禁令之具，即寓風雅之貽，其於道德齊札，庶乎近焉。其第三事，尤為溫厚和平，非挽近巨公所及。嘗謂「薄俗」二字相連，「厚雅」二字亦相連，不雅不能厚也。文敏之為人，要不失為賢者，風趣亦復爾爾。

滇、黔、蜀、粵各土官，娶妻以五色瓔珞盛印為聘，過門時懸之項下，謂之掛印夫人。娶後印即掌於其妻，呼為護印夫人。築高樓以居之，曰印樓。民間稅契，例價千錢外，折錢百五十，名印色錢，護錢夫人之花粉錢也。光緒朝，兩淮都轉某公，其先官漢黃德道。某年，道署不戒於火，時夜逾半，而覺察又甚遲，振臂一呼，熊熊者燭霄漢矣。群驚起睡夢中，大半索褲履弗及。其文孫甫週歲，由乳媪倒抱而出，其勿遽可想。當是時，火正熾於上房，親丁畢集於大堂，查點未竟。俄幕府某君疾趨至，問印救出否，眾無以應，都轉惶急不知所云。蓋印若被毀，則處分彌重也。先是，都轉長公子娶於延陵，有媵婢豔而慧，■袖低鬟，輒顧影自負，謂必不久居人下也。是日以印故，自都轉已下，舉相覲無策，則亭亭自眾中出，近都轉立，從容出印懷袖中，莊肅而奉上之，黃袱宛然，薌澤溫香，微聞鼻觀。都轉喜極，若無可為之獎藉者，第高舉其印，以示眾人，其為欣慰，殆並未熄之火，而亦忘之。凡所損失，一切金玉錦繡，耳目玩好，微塵視之弗若矣。錢塘某尚書，都轉兒女姻也。方枋樞要，道署之火，印與大堂皆未毀。樞臣復為之地，僅予薄譴。未幾，擢都轉兩淮，而昔者護印之功人，始猶肅抱含綢，繼且榮膺珈服。蓋都轉久虛嫡室，至是竟體中閨。其後數舉丈夫子，皆成立，女亦作嬪名門，每年都轉攬揆之晨，祝百齡，稱雙壽，以及元辰令節，舞彩稱觴，延陵少夫人，當然領子婦班行，不能獨異，亦無可如何也。揚人士作《護印緣》院本事張其事，謂夫以護印得夫人，非尋常護印夫人比。夫人性慷慨，樂施予，御下以寬，而內政殊井井，持滿戒溢，絕無驕奢侈靡之習。飛上枝頭變鳳凰，要亦其德有以致之。其護印一節，《參同契》所謂神明告人，心靈自悟，偶然而非偶然也。

清之季年，財政紊亂。如某省官報局、某省官書局皆冗散之尤，而虛糜絕巨，弊竇甚多。往往盤踞數年，因而致富者有之。某太守起家翰林，為某省官書局總辦，而總纂則某紳也。一日，某書刻成，呈樣本於總辦，甫幅■，見第一卷第字，不作「第」，遽加寸許紅勒，並於書眉批「白字」二字。總纂大愠，白之中丞。中丞不得已，改委某守某府釐金局總辦。約計每歲所入，視官書局相差五千金，總笑語局員曰：「俗云，一字值千金。今吾一白字，乃竟值五千金耶。」

托活洛忠敏官霸昌道時，有直隸順德府知府重陽谷，與端午橋作對，天然巧合。又歪、扁二字，昔人以狀隸書者，或以對忠敏之名，亦工。

靈岩畢公撫陝，孫淵如居幕府。淵如素狂，靈岩實能容之。然亦有時匡正靈岩，非唯阿取容而已。有長安生員某，揭咸陽生員某偽造妖書，結黨謀逆，已捕置獄中矣，並搜獲妖書及名冊，刑幕縱與窮治之，將興大獄。淵如聞有妖書，約洪稚存同往，就請假觀，則皆剽襲佛門福利之說，為誘脅箕斂計，並無悖逆字樣，名冊乃編造門牌底稿也。時方隆寒，爐火甚熾，二公出其不意，遽雜燒之。刑幕以白中丞，中丞坦然，事竟冰釋。

嘉慶朝，四川簡州牧宋霽若，佚其名。有積案猾賊，不畏嚴刑，以不能得其實事，乃於公案取錦箋十幅，詩韻一部，前列四役，旁侍一童，以訊賊事。賊無言，先作絕句二首。再訊之，賊無言，繼作五七律各一首；又訊之，賊無言，乃作短古一首。賊竟無言，更作長七古一首，朗誦不已。遂不復訊賊。時漏已三轉，役倦如醉，童癡如木，而賊不覺泣下，自言賊不畏嚴而畏清也，乃具言所事。大興舒立人作《折獄篇》，而為之序如此。餘意此案得其情實信有之，此賊殆意氣豪邁者，靜夜聞呶呶聲，其為不可耐，有甚於桁楊刀鋸，故不惜傾吐底裡，藉免目前之■厄，安所謂不畏嚴而畏清者，且公案吟詩，亦何與於清也。

錢塘陳退庵《熙道堂詩·題李香小影序》云：「丙寅冬日，梅庵宮保勘河雲梯關，於安東行館壁間得明李香小影，寫在聚頭扇面上。長身玉立，著澹紅衣，碧襦，白練裙。圖中梅樹二，映以奇礪。憑梅佇立，眉宇間有英氣恨色。」後署「辛卯四月，為香君寫照」。款曰「洛生」，印曰「馬振」。按：餘澹心《板橋雜記》云：「李香身軀短小，膚理玉色，慧俊婉轉，調笑無雙，人名之為香扇墜。」澹心贈詩，有「懷中婀娜袖中藏」之句。此雲身軀短小，彼雲長身玉立，詎初時嬌小，後乃苗條耶？辛卯香君年約十九二十。

柳如是勸錢牧齋殉節，牧齋不聽。牧齋卒，如是殉焉。方正生歸楊龍友，勸龍友殉節。陳退庵《秦淮雜詠》有云：「勸郎殉國全忠義，更有當年方正生。」葛嫩，字蕊芳，歸桐城孫克咸。江上之變，克咸移家雲間，問道入閩，授監中丞楊文驄軍事，兵敗被執，並縛嫩。主將欲犯之，嫩不從，嚼舌碎，含血■其面，將手刃之。克咸見嫩抗節死，乃大笑曰：「孫三今日仙登矣。」亦被殺，何舊曲之多烈媛也。意者，明之季年，士大夫敦尚氣節，一時眉嫵西家，燕支南部，舞餘歌闋，多聞忠義憤發之談，有以潛移默化於不覺耶。

秦淮校書王翹雲嘗以舌血染絹素，贈汪紫珊。鬆壺道人仿《桃花扇》故事加點綴焉。郭頻伽、陳竹士並有詞紀之。陳退庵《後秦淮雜詠》云：

畫筆空勞點染工，尚留餘恨在春風。
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羅巾一捻紅。

睢陽殺妾，後人或譏其忍，不圖後世，乃有仿而行之者。甘文■，遼東人，康熙十二年為雲貴總督。吳三桂反，致書貴州提督李本深，慷慨數千言，約共剿御，而本深以安順應賊。甘知貴陽不可守，遂馳下鎮遠，殺其妾以饗士，冀招楚兵扼隘。而副將姜議先已從賊。甘知事不可為，乃自縊於吉祥寺。事聞，贈兵部尚書，諡忠果。

五代時，梁將王彥章以鐵槍稱，雖屢建奇功，躋身將帥，而不令其終。嘉慶朝，淮寧有張鐵槍，名永祥。丁巳二月，白蓮教賊婦齊王氏自楚掠豫，勢將南趨襄城葉。賊五千人，張以鄉兵三百，破之於盧氏。賊遂潰竄秦蜀間，而中州無賊矣。當事者給張把總銜，棄之而去。又十年，儀徵文達阮公撫河南，乃羅致麾下。洎文達再撫浙，命從行，教習溫寧營槍法。文達內召，張送別至儀徵，乃應儀徵知縣屠孟昭之聘，捕縛蔣光鬥等若干人置諸法，皆十餘載漏網之戎首也。其他渠臬積滑，擒治略盡。張諸技皆長，而槍法尤絕，其人則恂謹若書生，忠信出於天性。大興舒立人賦詩贈之，當是時，蓋猶在儀徵縣署也。夫王鐵槍見用而非其時，張鐵槍懷才而不見用，其為不盡其才，一也。夫張鐵槍挾不可一世之慨，落拓風塵，至樂為儀徵縣令之用，若猶有知己之感然，詎不重可悲夫。

光緒戊子，滿洲文鏡堂以潼商道兼權陝西巡撫。越十年，戊戌在川臬任，值將軍出缺，總督藩司，均新簡，未到任，文又得護督篆。向來臬司首道，護理督撫，亦事之常，無足異者。惟至於再則僅見，亦遇合之奇也。

某督部初蒞任，凡候補道稟見，延入廳事，必先寫履歷呈閱，然後出見。某道員曾椎鹽綱，所寫履歷於鹽字鹵中之四點，佈置不勻，幾不成字。無名氏作詩嘲之云：

鹽差原不是鹽差，鹵莽涂成草草鴉。
一個臣兮猶簡便，何如點爾怪紛拿。
毫揮苦恨歪田窄，汗出應沾半面麻。
屬吏風流喬太守，鴛鴦簿上也交加。

光緒乙未、丙申間，張文襄權江督，幕僚多才俊。值暮春佳日，觀察數公相約踏青，訪隨園故址，謁簡齋先生墓，七姬墓亦在

焉。隨園大門外有石碣，刻王夢樓先生撰序，姚姬傳先生題名，或摩挲憑弔久之。歸途集顧石公寓園，縱談游事，石公亦秣陵舊宿也。某觀察者夙有通才之目，席間謂石公曰：「袁公七姬，其一姓姚，頃見石碑上有姚姬傳字樣。此傳公曾讀過否？」石公瞠目不能答，越日而此事乃盛傳白下。

曩餘少時，往往於行用制錢中得古小平錢佳品，如平當五銖，永安五銖，二面乾封泉寶，二面天啟之類，占畢之餘，以為至樂。自銅元盛行，孔方戢影，此樂不復可得。比閱某官書有云：「廣東雷州府向來行用古錢。」就令其說信然，今亦未必然矣。

曩寓京師，於廠肆得舊鈔三冊，皆考論金石書畫之作，太半未經刻行。內有潘文勤與諸姪論書數葉，老輩風趣，流露於楮墨之表，茲錄一則如左。

天涼後，吾欲令姪輩看吾寫大字。凡此七人，吾當各為寫一扁一對一屏，須用■昔箋、白■昔黃■昔均可，勿用生紙，紙由尊處備，墨由尊處研，若伺候則兄帶人來。蓋尊處人，向不慣伺候寫字。兄寫字易怒，如《儒林外史》末卷，季君一怒，則不能寫。雖在懋勤殿寫字，亦未嘗改乎此度，而太監等亦服者。蓋伺候三十年，深知之也。若不知者，越巴結，越怒，則一字亦不能寫。吳人自以為機靈，其實大愚也，但能放膽作契耳，此外何能哉！姪輩小字可以言說，大字必須目睹，乃能得其旨也。雖不必好，亦勝於盲人瞎寫焉。若不須，則亦不必，兄非以此求售。姪輩即能書，亦無用，人之勛名不在書，且亦■封不到我。

《板橋雜記》云：「劉元佻達輕盈，有一過江名士與之同寢，元避面向裡帷，不與之接。拍其肩曰：『汝不知我為名士耶？』元轉面曰：『名士是何物，值幾文錢耶？』相傳以為笑。」臯蘭朱香孫《陔庵二識》云：「某官素惡名士，嘗曰：『名士名士，能辟谷乎？』餘聞之，戲為詩曰：『名士原無辟谷方，貴人休替達人忙。冰山我有天公在，勝似人家沈部堂。』」同一鄙夷名士之言，受之美人可忍，聞之俗吏不可耐，彼拍肩人，博得劉元一轉面，寧非幸乎。

純廟晚年，每多忌諱。當修乾清宮上樑之日，預敕奏事處：「是日凡直省章奏，不必進呈。」蓋恐有觸忌語也。時和■管奏事處，獨進直隸總督一折，折中皆吉祥事，督臣梁肯堂也。即日和與梁皆蒙嘉獎。和之揣摩迎合，大率類此。

庚寅正月某日，中班入直，過廠肆東火神廟，匆匆入內瀏覽。見地攤有篆隸書一冊，用極精竹紙，間黏高麗箋。篆徑不逾四分，隸稱是。所書或古文一段，或陶詩、杜詩一二首，必兩段相同，後段末署「臣汪由敦書」，前段蓋宸翰也。議定價五金，約翌日往取，因未攜資，又不能返寓，迨下直則向夕矣。明日以午前往，甫抵廟門，值常熟相國自內出，手攜此冊，詢其價，則十金矣。常熟行走毓慶宮，購此冊以進呈，甚為得體也。

繆嘉蕙，字素筠，雲南人，善篆隸書，尤工畫。歸於陳，早孀。光緒十五年五月四日，奉特宣入儲秀宮，供奉繪事。庚子西幸，隨駕至長安，仍居宮中。太后幾暇無事，輒召入寢宮，賜坐地上，閒論今古。內監皆稱為繆先生。有兄嘉玉，由舉人教習某官學，期滿可得知縣，嘉蕙為言不勝外任，冀特予京秩，詎竟以教職用。未幾，入資為內閣中書舍人，事在壬辰、癸巳間。嘉蕙隨駕至秦，有姪留滯北都，姪婦年二十餘，嘉蕙攜以自隨，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，終日不得出戶。嘉蕙參承禁闈，入陪清宴，出侍宸游，垂二十餘年，國變後不聞消息矣。有《供奉畫稿》，武進屠奇為之敘。

大凡中人以上之姿，大都具有慧根焉。能善葆其清氣，涵養其性靈，可以通於神明，彰往察來，而知變化之道。吳縣潘功甫舍人，文恭塚子，值文恭當國，深自韜匿，就所居鳳池園，構一椽曰船庵，鍵關謝人事，終日焚香讀書，澆花洗竹，一家如在深山。一童子應門，客至受東門隙，無貴賤一不報。中間省視京邸者再，往返數千里，亦不見一客。俗所用署名小紅箋，擯不具者二十餘年。中歲以後，長齋禮佛，究心內典。生平不為術數之學，而自言夢輒驗，仿東坡《夢齋》，作正續《三十六夢龜圖》。弟曾瑩舉京兆，從子祖蔭捷南宮，咸預知次第不爽。王子春，趣工治義井，鑿新滌舊，凡四五十區，人莫測也。無何，秋八月不雨，至冬十有一月，城中擔水值百錢，遠近賴以得飲，始大異之。殆佛家所謂習虛靜而成通照耶？抑吾儒所謂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耶？見馮桂芬撰墓志。又石埭楊仁山生平耽悅內典，寓江寧碑亭巷有年，專以刻經為事。辛亥八月十八日，置酒集親朋饗飲。談次，屢示話別之意，皆以為暮年人常態也。翌日，竟無疾而逝。其屬續之時，即革命起事之時，亦云異矣。

閻文介性喜樸質。管戶部日，吾邑謝春谷官主事，雲南司主稿，兼北檔房。一日，文介謂謝曰：「取名何必用華字，謝固別有與援者。」從容對曰：「中堂以華字為嫌，然則取名當用夷字耶？中堂異日若奉命轉文華殿，抑亦拜命焉？否耶？」文介默然，未嘗以為悟也。某司員工於揣摩，故用舊憲書，夾名片置袖中，於堂見時，誤墜於地。文介問攜此何為，則對曰：「買一護書，需京錢數千，為節費計，以此代之。」文介獎藉有加，自後屢予烏布。相傳其撫晉時，屬吏中有以衣冠華整及帶時辰表名列彈章者，官無大小，皆著布袍褂。有知縣某，獨綢袍緞褂，文介大不謂然，亟以崇儉去奢誡之，詞色俱厲。某鞠躬對曰：「卑職貧寒弗克辦，綢緞者，屬舊有，故用之。」文介亦無以難也。嗟乎，其在於今，華服帶表之風，亦已古矣。采采西人之衣服，瑩瑩寶石之約指，不知文介見之，又將何如。

慧由靜生，一切不學而能。釋敬安，字寄禪，楚人，農家子。幼誓出家，然指求法，精進甚苦。初識字無多，未幾，忽通曉經論，尤工吟詠，以《白梅》詩得名，詩十首，錄其六云：

一覺繁華夢，惟留澹泊身。意中微有雪，花外欲無春。
冷入孤禪境，清於遺世人。卻從煙水際，獨自養其真。■
而我賞真趣，孤芳只自持。澹然於冷處，卓爾見高枝。
能使諸塵淨，都緣一白奇。含情笑松柏，但保後凋姿。■
寒雪一以霽，浮塵了不生。偶從溪上過，忽見竹邊明。
花冷方能潔，香多不損清。誰堪宣淨理，應感道人情。■
了與人境絕，寒山也自榮。孤煙澹將夕，微月照還明。
空際若無影，香中如有情。素心正宜此，聊用慰平生。■
絕壑無尋處，高寒是我家。苦吟終見骨，冷抱尚嫌花。
白業宜薰習，清芬底用誇。卻憐林處士，只解詠橫斜。■
人間春似海，寂寞愛山家。孤嶼淡相倚，高枝寒更花。
本來無色相，何處著橫斜。不識東風意，尋春路轉差。

詩境清空衝穆，非不食人間煙火不辦。有《八指頭陀詩集》二冊刻行，其他作亦稱是。王湘綺為之序，以賈島、姚合比之，非溢美也。惜乎行間字裡，間有某中丞、某尚書、某布政、某考功，為明鏡之塵埃耳。

沈文肅夫人，林文忠之女也。咸豐丙辰，文肅守廣信，時發逆楊輔青連陷貴溪等縣，郡城危在旦夕。文肅適赴河口勸捐，歸恐無及，夫人刺臂血作書，乞援於饒總兵廷選。饒得書，星夜馳赴，甫抵郡而文肅亦歸，城賴以全。向來閨媛工詩詞者夥矣，能文者不數遭。夫人此書，尤為義正詞嚴，不能有二之作，亟錄之。「將軍潭江戰績，嘖嘖人口，裡曲婦孺，莫不知海內有饒公矣。此將軍以援師得名於天下者也。此間太守，聞吉安失守之信，預備城守，偕廉侍郎往河口拜餉招募。但為勢已迫，招募恐無及；縱倉卒得募而返，驅市人而戰之，尤為難也。頃來探報，知昨日貴溪失守，人心皇皇，吏民鋪戶，遷徙一空，署中童僕，紛紛告去。死守之義不足以責此輩，只得聽之，氏則倚劍與井為命而已。太守明早歸郡，夫婦二人荷國厚恩，不得藉手以報，徒死負咎，將軍聞之，能無心惻乎？將軍以浙軍駐玉山，固浙防也。廣信為玉山屏蔽，賊得廣信，乘勝以抵玉山，孫吳不能為謀，賁育不能為守，衢嚴一帶，恐不可問。全廣信即以保玉山，不待智者辨之，浙省大吏不能以越境咎將軍也。先宮保文忠公奉詔出師，中道齎志，至今以為心痛。今得死此，為厲殺賊，在天之靈，實式憑之。鄉間士民，不喻其心，以輿來迎，赴封禁山避賊，指劍與井示之，皆泣而去。太守明晨得餉歸後，當再專輿奉迓。得拔隊確音，當執纓以犒前部，敢對使幾拜，為七邑生靈請命。昔睢陽嬰城，許遠亦以不

朽。太守忠肝鐵石，固將軍所不吝與同傳者也。否則賀蘭之師，千秋同恨，惟將軍擇利而行之。刺血陳書，願聞明命。」云云。光緒甲申，江西撫臣潘■壽}奏請以夫人附祀廣信府文肅專祠，報功也。

同治、光緒間，寶文靖當國，有內閣中書蘇州人吳■，因與文靖同名，改名均金。適其婿某捷禮闈，得內閣中書，無名氏撰聯云：「女婿頭銜新內翰，丈人腰斬老中堂。」相傳以為笑。

道光朝，風尚柳誠懸書法，時稱翰林院為柳衙，南書房為深柳讀書堂，清秘堂為萬柳堂。當時士夫猶稍知名節為重。迨同治朝，則專取光圓。光緒朝，尤競尚姿媚，而風骨日見銷沉。仕途為之波靡，勿謂藝事罔關風會也。

清太廟在午門內，廟內樹木陰森，歷二百數十年。不惟禁止翦伐，即損其一枝一葉，亦有罪。樹上棲鴉，亦托芘蕃育，為數以萬億計，日飼以肉若干。有成例：凡鴉晨出暮歸，必在開城之後、閉城之前，由禁門內經過，絕無飛越城垣之上者。餘嘗目驗之，信然。自辛亥已還，未知鴉類亦革命否耳。

桑有寄生，葡萄、枇杷有寄生，皆入藥。吾廣右興安、全州一帶有紅蘭，寄生古松樹上，開時香聞數里，奇矣。此植物類之寄生也。鰻乃寄生烏鱧鬣上，春深有細蟲即鰻，稍能游泳即脫去，銀魚亦蜆蚌口上寄生，此動物類之寄生也。

德宗某年謁東陵，帶二山羊回京，不知何所用也，以牧養之處問御前太監。某監以社稷壇對，謂地方空曠，且多青草。時福相為內務府大臣，以羊付之，福唯唯遵旨，牽羊至壇，交九品壇官德某。德毅然曰：「社稷壇何地，乃可牧羊乎？有上諭否？」福以僅奉玉音對。德不受，福無以難之，遂置羊他所，羊旋斃。後有旨索羊，福輒購二頭以進。此壇官殊可傳，惜其名記憶不全矣。

光緒中葉，內監李蓮英怙寵滋甚。儀鸞殿側有斗室，為大臣內直憩息之所。一日，李在此室，於頗黎窗中見福相將至，故含餘茶於口俟福至。甫及廉，李驟揭廉，對福噴茶，若吐漱然，淋漓滿面，亟笑謝曰：「不知中堂到此，殊冒昧。」福無可如何，徐徐拭乾而已。李之藐視大臣，所以示威福，福尤其所狎而玩之者也。

公主尊貴，視親王有加。京朝官遇親王於途，停車讓道而已；惟遇公主杏黃轎，則車若向東，必須勒回向西。凡執御者知之，無庸車中人為之區別也。相傳公主下嫁，閨闈之內禮節煩苛，絕無伉儷之樂。惟九公主力矯此習，對於額駙，悉脫略繁文，夫唱婦隨，與尋常家庭無以異。宮眷或嘲笑之，不以為意也。

清時雲貴兩省公車例得馳驛。人各一車票，若二人共乘一車，則其一車票可轉售與人，得資貼補旅費，計甚得也。道光間，有貴州王生肇桂、陳生濬明，平素交情款洽，鄉闈同捷，遂同車北上，不第，仍同車南旋。次科復同車北上，則乙已恩科也。甫頭場，陳忽於號舍自縊，於試卷上寫冤單，略謂：「己與王舉人肇桂交誼甚深，前科北上南旋，及本科北上，皆同車，事誠有之。詎有不逞之徒，捏造穢褻不堪之言，橫加誣蔑，至謂吾二人互相待遇，有同餘桃斷袖之為。肇桂慚憤至極，因而自縊。其鬼有靈，來索同死。吾二人情同膠漆，肇桂死，某原不願獨生。」云云。一時外簾各官莫不傳聞此異。明日，二場點名，至貴州省，乃竟有王肇桂其人。當事者大異之，亟舉陳事以問。肇桂對曰：「姑無論事之有無，舉人固生存，何嘗自縊也，何庸辯？」榜發，肇桂竟中式，旋以殿試懷挾，褫革貢士，交刑部枷杖。此事誠奇絕古今。王、陳方同應會試，安得有王之鬼索陳之命，而陳固真死。荒唐中之荒唐，誠百思不得其解。曩閱某說部載有一事，某甲與某乙積憤甚深，甲之膂力強於乙。某日向夕，相遇於某橋。甲四顧無人，亟擠乙墮水，惶遽而歸。越數日，下流數里，有屍浮出，男也，面目已不可辨。甲聞之殊忐忑，而人固未有疑之者。未幾，甲忽發狂疾，時時自搗撲，甚至刀蟲、錐刺，幾無完膚，並誦言其隱事，謂乙之鬼來索其命也。乙家鄉僻寒微，本無力訴訟，鄉愚之見，謂早已罹冥罰，必不久於人世，益復姑置之，乃乙忽挾青蚨數貫歸。蓋墮水後，被救於舟人，第委頓不遽能語。載至二十里外某村，值農忙，遂留於彼傭工。田事畢，始告歸，青蚨則傭資也。聞甲病狀，亟自往見之，詢解明白，甲病亦尋愈，彼此釋夙怨焉。此與王、陳事略相類，然較王、陳事為有因，而王、陳事尤離奇。其殆挽近新學家所謂關涉心理者非耶？又某醫案，謂凡病人昏瞶中見神鬼，無論如何奇特，皆不可信，仍是臆府發見之疾，其消息至微，於此等事可參。

黟縣俞理初博學多通，久困膠癢，夙蜚聲譽。道光辛巳，江南鄉闈監臨蘇撫某公遍諭十六同考官，某字號試卷切須留意。是科正主考湯金釗，副主考熊遇泰，同考某，呈薦於副主考，並面稟中丞之言，熊公大怒曰：「他人得賄，而我居其名，吾寧為是。中丞其如我何？」竟擯棄不閱。同考不敢再瀆，默然而退，以為卷既薦，吾無責焉矣。填榜日，監臨主考各官畢集至公堂，中丞問兩主考：「某字號曾中式否？」湯公曰：「吾未之見也。」熊公莞爾而笑曰：「此徽州卷，其殆鹽商之子耶？」中丞曰：「鄙人誠愚陋，亦何至是。乃黟縣俞正燮，皖省績學之士，無出其右者也。」熊公爽然，亟於中卷中酌撤一卷，易以俞卷，未嘗閱其文字也。凡人意氣太盛，往往誤事。熊公誠侃侃剛直，惜乎稍未審慎出之。向使監臨以面問為嫌，不幾屈抑真才耶？越十二年，癸巳會試，阮文達以雲貴總督入為總裁，異數也。理初卷，同考王菽原薦於曹文正，文正素惡漢學，抑之。文達以未得見，深為扼腕。菽原為刻所著《葵已類稿》十五卷，而為之序。夫科第雖微物，信有命焉。文達以未見理初卷為惜，就令見之，安知不為東坡之目迷五色者。唯是當理初時，有一文達而不克遇為可惜耳。若並無文達之可遇，不更無怨無尤哉。

在普通人韻士未嘗以貧為諱，往往形諸楮墨，藉可考見其清德，而亦流傳為佳話。明王雅宜借銀券文曰：「立票人王履吉，史文壽承作中，借到袁與之白銀五十兩。按月起利二分，期至十二月，一並納還，不致有負。恐後無憑，書此為證。嘉靖七年四月日，立票人王履吉押，作中人文壽承押。」錢竹汀為賦七言長篇，有云：「詩人多窮乃往例，四壁蕭然了無計。雅宜山色難療飢，下策區區憑約契。」朱竹■宅析產券云：「竹■宅老人雖曾通籍，父子只知讀書，不治生產，因而家計蕭然，但瘠田荒地八十四畝零。今年已衰邁，會同親族分撥付桂孫、稻孫分管，辦糧收息。至於文恪公產田，原係公產，下徐蕩續置蕩七畝，並荒地三分，均存老人處辦糧，分給管墳人飯米。孫等須要安貧守分。回憶老人析箸時，田無半畝，屋無寸椽，能勤儉，亦可稍供■粥，勿以祖父無所遺，致生怨尤。儻老人餘年再有所置，另以續析。」此可與蘇文忠馬券，香光居士鬻田契並傳不朽矣。

仁和繆蓮仙所輯文章遊戲多至四十餘卷，雖無關大雅，而海內風行。蓮仙工豔體詩，有《春日郊行即事》云：「阿誰行露手雙攜，窄窄弓鞋滑滑泥。願化此身作笻杖，替伊扶過板橋西。」為時傳誦，有「繆板橋」之稱，或曰當改「繆笻杖」，可與「蘇繡鞋」作確對也。曩餘賦《臨江仙》詞有句云：「願為油壁貯嬋娟，願為金勒馬，寧避紫絲鞭。呼我為馬，應之曰馬，可耳。」

先輩有言，文藝之事，惟燈謎與圍棋。今人突過古人，機心勝也。先大父花■工公有《燈謎》二巨冊，大都渾雅有餘，尖巧不足。錄謎詩四首如左：

永嘉徐照與徐璣，翁卷還連趙紫芝。

解奉唐人為軌范，是何名譽在當時。

（《禮記》一句，謂之四靈。）

鹵汁■元灰細酌量，搏沙不惜屢探湯。

黃金變作瑯■色，白玉凝為琥珀光。

圓象渾成丸可擬，花紋隱映畫難方。

縱然融化如膠漆，也合黎祈與共嘗。

（物一，皮蛋。）

楮生滿腹貯■比糠，野艾從茲不擅長。

既有微雲生氣發，全無利喙肆鋒芒。

解嘲權比梅花帳，謬獎居然龍腦香。

昔日高郵如■此，露筋何至歎紅妝。

（物一，紙蚊煙。）

又一字至七字詩云：

好，工。

是寶，非銅。

堪拂拭，謝磨礪。

分臨秋水，近隔眉峰。

邊隨長纜係，上有小橋通。

說者名為■■，看來不復朦朧。

助彼綠窗挑繡娃，資予■■幾讀書翁。

（物一，眼鏡。）

詩體平正穩成，雖餘事末技，亦具先正風格。